



世界上的春天总计有多少,怕谁也不清楚。它一年来一次,去一次,周而复始,似乎从未失常或止息。

我见春天五十余次,当然是可怜的。它逝得一半又混沌沌沌,一半又热热闹闹,竟没有什么提炼可以纪念。

不过今年的春天在一瞬之间引发了我的思考,遂觉得有特别的意义。

三月中旬,一个星期六的中午,我在永宁门里一家药房取药。不巧得很,大夫吃饭了,要等他一会儿,因为有处方才能进入取药的程序。医患寥寥,药房满是草木的味道,还隐现着一股冬天留下的寒气。

大约十三点三十分,我取药离开药房,打算横穿湘子庙街,到朱雀门里一家面堂用餐。

春天的启示就发生在这里,真是偶然得之。

和小熊在一起的日子

沈枕流

记得那天清晨,集体户中的六七个知青跟着队长上山找“耳营子”(即野生木耳丛)。在北山脚下,一只黑熊倏地窜出,把我们给吓愣了,幸好黑熊没注意到我们,大摇大摆走了过去。这时大家开始警觉起来,估计着不远就有熊的“家”。果然,方肇平第一个发现了熊洞,并惊喜地告诉我们:里面还有三只小熊在睡觉呢。这意外的发现使大家欣喜若狂,争先恐后地抢着往洞里钻,欲睹个究竟。然而,这闹声却惊醒了洞中的小熊,三只小熊用爪扑打着洞口,一齐张开嘴冲我们尖叫着。老熊听到幼熊的叫声,忙掉转头向我们扑来,惊慌中我们四下逃命。

当地老乡说和熊打了照面,能活着回来简直是奇迹。可我们非但没有感到后怕,相反,却产生了“明知山有虎,偏向虎山行”的冲动。几条汉子全副武装翻身上马,一起飞奔目的地。我们到了山上,却大失所望,搜索半天也不见黑熊踪影。我们疲惫不堪,大家就在洞口附近躺卧休息,等待老熊的归来。我躺在地上,仰天张望:只见洞的上方有一棵硕大的柞树(约三四人方能合抱),洞口隐蔽在榛材和山草中,侧端裸露的柞树根,且光而亮,我想,那一定是小熊玩耍的吊环,洞前有一片平坦的草地,横卧着一块大石头,这或许是小熊追打和晒太阳的地方。我急不可待独自向洞口爬去,同时惊叹:熊进出怎么会不压伤洞前这些返青的小草?洞口直径约五十分公,洞内很宽敞,地面光洁,三个小熊共枕一块光滑的石头正呼呼大睡……第二天天刚亮,我们匆匆起程,一路上议论着怎样才能把小熊弄回村庄。费尽周折,三只小熊跑了一只,有惊有险带回两只,大家好不得意,一路上,吼唱着《打靶归来》,雄赳赳气昂昂地凯旋。

两只小熊和我们生活在一间屋子里,大家没事时经常与它们逗乐,而它俩憨态可掬的样子也着实令人喜欢,没几天就彼此熟悉,成了“朋友”。夜间,我们睡在炕上,小熊睡在地上,白天我们去干活,小熊就跃上炕,趴在铺盖卷上享受人的待遇。最令我惊奇的是熊还真有狗性的一面:对熟人从不袭击,当我们心情不好时打它们几下,它们也只是象征性地反抗一下,一般均躲在旁边表示臣服。一旦遇有生人进来,二熊必定勇扑上去,随即被我们喝住时,它们又乖乖地转回来。当我们外出干活时,小熊也总是趋前跟后地尽情撒欢,直到我们把它们驱赶回去,有时也真的很担心,这俩小熊会不会回归自然——逃跑?

夏天,我到江边洗衣被或捕鱼时,小熊总跟着我。小熊的食性很杂,除了吃我们喂它食物,还会跑进牛栏、马棚里偷吃牲畜的豆饼,甚至吃野草和牛马的粪便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小熊渐渐长大,食量也越来越大,我们给它的那仅有的一点吃食,已不能满足它的需要,它们开始自己捕食野物,进而发展到捕捉家禽,更有甚者,看到小孩蹲在地上拉大便,会迫不及待地冲上前,将小孩拱倒后觅食大便充饥,孩子受惊引来家长的不满,同时也激起被捕家禽主人的不满,老乡们认为,熊是不能和人生共存的。总之,小熊是不可能再呆下去了,为给小熊找个好去处,我写信给上海西郊公园,用尽美化之词,希望他们能收留小熊。半个月后收到回信,动物园要求我们在探亲时将小熊捎回,苦于当时没人返沪,这事就搁置了。至于小熊后来怎么样了,那个年代,大家应该都能猜到结局。

湘子庙街总体是直的,我从东向西走。刚过牌坊,蓦地发现照在砖墙上的日光通透明亮,我身上似乎也涌起一阵暖意。国槐的叶子还躲在皮层之中,枝干仍是黑的。不过有竹子从一个庭院探头拂垣,轻摇着一抹新绿。还有路边道沿的几棵歪脖垂柳,也欣然萌芽了。没有下雨,不过恰是草色遥看近却无的情景。

店铺相连,但生意却很冷清,甚至此时此刻的湘子庙街往返稀疏,空空荡荡。然而宇宙毕竟给参差错落的楼顶倾泻了一片海蓝,遂有水一般的润润。

一个姑娘经营服饰,把橱窗的玻璃擦得干净无尘。她反复调整挂在衣架上的一件套装,是希望能有一个好的角度展示其美。在一家泡馍馆门前,母女一个提壶,一个擦拭,埋头冲洗几把椅子。有两个老者站在画廊的匾额

下私语,会神之处,频频点头。我喜悦之情难禁,遂装成一个旅人,一个外人,躬身问他们:“朱雀门怎么走?”两个老者蔼然还礼,举手指路说:“过五岳庙街就是了,二百米吧!”

我突然意识到,是太阳带来了春天,春天带来了一种活力。

可惜春天颇短,太阳将匆匆把它带去的。一旦春夏远遁,秋冬便降临了。那时候,遍地寒气,万物凋谢。

人类尽管不会像水草一样枯萎,不会像禽兽一样疲困,但阴风冻云却会在身体上、精神上 and 思想上传导冷缩的感觉,因为活力都沉睡了。

实际上春天对人类,对禽兽,对草木,对天下万物,并没有任何善念,也没有任何恶念。它只是随太阳而来,随太阳而去。不过唯春天来了,万物不得不潜藏的活力才受日光所照,得以苏醒,甚至它

们的繁衍意志也勃然而发,要加强生育。人类总是纵情地咏叹春天,其根本原因也是这个季节适宜自己最激动最热烈地恋爱。

太阳带来了春天,太阳从石器时代以来就给了人类采集、狩猎、游牧和耕作的机遇,遂有普遍存在的太阳神崇拜。在中国,也久有迎春与贺春的春祭仪式,并有浓郁的踏春之俗。一年之际在于春,显然并不唯指要适时地种瓜点豆,它更指要适时地领承阳光,以给身体、精神和思想注入活力。遗憾人类今天已经习惯于窝在屋子,这是工业社会造成的异化。

三天以后,有朋友约我交流唐长安的胡姬问题,我建议至常宁宫南坡,可以一边沐浴阳光,一边轻松讨论。五天以后,我披着鲜嫩的阳光独登终南山,饱览了一次林壑之蔚。接着,只要没有硬性安排,我便至明德门遗址,坐在阳光下读书。辜负了春天,就是辜负了上天最珍贵最奇妙的恩赐。

细雨蒙蒙,春意浓浓,业余导游么妹组织一帮老友去杭城春游。自从 G20 会议以后,杭州名声大震,一跃而为世界级著名旅游城市,无数游客蜂拥而来。

吾等下榻于茶乡梅家坞的农家乐,茶香扑鼻,风景优雅,令物物美,菜肴可口,特别是那碗全国闻名的虾爆鳝,令人大快朵颐。

到了杭州,当然必须去参观 G20 会场,其建筑可以说较之巴黎的凡尔赛宫更为富丽,较之圣彼得堡的冬宫更为堂皇,让人由衷自豪。

春雨中游杭州,撑着伞,姗姗而行,别有一番风味。我与老伴以及两位女友走得慢,逐渐地脱离了大部队。好在杭州的景点都不收门票,随处可以歇息,坐下喝茶,十分方便,价格也合理。可游人太多,如过江之鲫,你拥我挤,无论是苏堤白堤,还是大街小巷,只见望不到尽头的人流。当地人说,天再热一些游人会更多,大家都成了沙丁鱼。尽管如此,人们还是抢着要来杭州,杭州毕竟是杭州,沙丁鱼就沙丁鱼吧。

不知不觉,我等四人走错了方向,与大部队走散了,不知道怎么回去,且雨愈下愈大,正当我们几个老人力气用尽,并开始感到饥寒交迫,彷徨四顾之际,一辆出租车停在我们面前,如“及时雨”般让我们欢欣鼓舞。



兴化踏春四首

柯言

林间小莺飞如梦,
独放一枝遍地春。
紫藤花
春风拂柳引香迎,

一夜之间蔓紫藤。
欲语繁英催人倚,
幽幽如梦伴平明。
春游水上森林
几家情好李中行,
一路微香春渐浓。
人在景间舟作伴,
忽惊林水起飞鸿。

没有人怀疑《彼得·潘》和《安徒生童话》是经典的儿童文学。《彼得·潘》中平淡的家常话里饱含着奇趣、幽默和讽刺,处处流露着淡淡的伤感。而安徒生以他一贯的诗情的笔调营造出美到极致的童话氛围。我们在童年的时候读这些书,备感阅读的快乐,后来我们成年了,每每忆起其中的某些细节和片段,于是便咀嚼出更深的撼动心灵的意韵。

我想,《杨柳风》也该算这一类的作品。我 20 多岁的时候才读到它,深深为其吸引,并为没有在童年时得到它的滋养而感可惜。它是一部动物童话,写一个不离奇但很有趣的故事,四个朋友——憨厚的鼹鼠、机灵的河鼠、狂妄的蟾蜍、老成的獾,他们尽享大自然的恩赐,以及蟾蜍驾车、偷车、入狱、越狱的故事。《杨柳风》最初是一个大人为小孩在游戏中编造的故事,在作者格雷厄姆死后,他的妻子才将这些故事全文印出。该书一出版便大获成功,成为“1-25 岁儿童争相阅读的佳作”。剥开看,它像一个玲珑剔透的象牙球。最表层是流浪记式的历险故事;往里,可以看到生动诙谐的人物刻画,机智的戏剧性对话,如诗如画的风景描写;最里层,可以隐约触摸到人与大自然、人与动物、人与社会等多重哲学意味。可以说,《杨柳风》包含

了真正的儿童文学所应具备的所有因素:谐趣和诗趣、美好的温情、符合儿童审美意识的美感以及潜在的教育功能。

我们知道,小孩子有他们自己的精神世界语言符号系统,和大人的精神世界语言符号系统是两种不同的体系。孩子们在他们单独的精神世界里感知一切,他们首先觉察到世界的美妙和奇异,甚至触摸得到大自然伸

人生四季的童话

殷健灵

出来的细微触角;他们更可以在想象的国度里驰骋,把虚幻的当作真实的,所以他们就拥有了两倍于成人的精神空间。这些乐趣,有一部分是从阅读中得到的。这就要求合格的儿童文学作品不仅有合乎儿童“胃口”的语言(往往是机智的幽默的,或者是诗意的、朴素却可感的),鲜明生动的形象(它来自于孩子中间,似曾相识却是那么独特),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(不能想象儿童会爱上一部枯燥乏味的作品)。这些,《杨柳风》都做到了,并且比同类的童话表现出文体上的更大“密度”,以及想象力上更大限度的发挥。把蜿蜒

继《一次别离》后,《推销员》又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,导演是同一人,伊朗的阿斯哈·法哈蒂。看他的电影,像近距离触摸伊朗社会,其中的人,以及发生在这些人身上的故事,这所有的一切,引起我们的好奇。

这是一部剧情片,又是一部悬疑片。在学校当老师的艾马德,同时又和妻子拉娜一起在一家剧团做演员。他们在准备一场演出《推销员之死》。首演前几日,他们所住的房子,因为周围房子拆迁遭到破坏,无法居住。剧团中,有一个叫博巴克的人,给他们介绍了一间没人住的公寓。某天晚上,艾马德晚回家,一个男人在拉娜洗澡的时候,溜了进去,然后逃离。这个男人是谁?艾马德发誓要找到这个男人……

这很吸引人。导演说:“经常有人告诉我,我的电影很难懂,因为有太多东西没有交代,或者有更多信息没有给出。就是因为这些缺少的内容,我的电影才变得复杂,通过寻找答案,就能得到线索。”不过,在《推销员》里,除了浴室里发生的事可供我们猜测外,模糊性很少。相反,导演随处留下的细节,让我们一步步跟随艾马德去寻找真相:男人遗落的手机、钥匙,还有停在路边的货车……虽然也有疑惑的时候,比如,当艾马德通过消失的货车,在面包店寻找到货车的主人马吉德时,我们险些和艾马德一样,也以为马吉德就是那个男人,不过很快,电影就通过艾马德锐利的目光,把真正的猥亵人锁定——马吉德的老丈人。

这不是单纯的破案电影,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本片描述的是这个事件后,丈夫和妻子的变化,以及他们之间微妙的关系。无论是艾马德,还是拉娜,从电影开场到临近结束,我们看到的仿佛不是同一个人。两位演员演得都很好,尤其是男演员。我们先看到的艾马德,和蔼、放松、大度:危楼发生坍塌时,热心救人;坐出租车受到换车位侮辱,也为别人思考;在学校上课,在剧院演戏都得心应手……但后来,艾马德渐渐变得寡言、疑心、压抑、暴躁。寻找那个逃走的男人并对其报复,成了他生活的重心。最后,面对真正的肇事者,竭尽羞辱,一定要将丑事告知其家人,以致猥亵人突发心脏病。至于拉娜,受侵犯后,我们看到她一系列受伤反应:不让关灯,让门敞开,害怕洗澡。晚上不让丈夫挨得太近,早晨又不让丈夫离开。夫妻关系忽然变得异常诡异,艾马德想要探寻事情过程,拉娜却有遮遮掩掩之嫌。比如,艾马德要报警,拉娜阻拦:“不想在警察面前说这些事。”惹得艾马德反问:“难道发生了什么难以启齿的事?”拉娜坚称当时没有看到那个男人,但又说演戏时,台下有个观众眼神那个家伙。夫妻间产生了严重的不信任。

学戏剧出身的阿斯哈·法哈蒂,在电影中安排了另一条故事线:排练和演出美国剧作家阿瑟·米勒的戏剧《推销员之死》。被问及为何这样做,他说:“伊朗正面临美国社会当时面临的创伤。”导演也承认,假如对戏剧不熟悉,未必能看出两者之间的联系。事实上,电影在两者对应上,做得相当好,即使不了解戏剧,依然能感受到。比如,排演戏剧时,提到浴室、袜子、妓女,和后面发生的故事相合。戏剧里有一段台词,正契合经历事件后艾马德的心情:“我走在街上,能很清楚地感受到,他们冷漠地从我身边经过,仿佛用他们的目光嘲弄我。”在舞台上,艾马德自说自话添加台词,咒骂同事博巴克“混蛋”,因为现实中一切肇端,因他而起;舞台中最后一场戏——因推销员自杀,其他角色都陷入悲伤,对应着生活中艾马德和其他所有人,都被混乱所困。正如导演所说:“两个故事平行,但又有共同点,不同性格的角色,渐渐发展,气氛逐渐令人窒息,感情逐渐增强。在舞台上扮演的角色渗透进生活,在戏剧中所写的故事,他们已经在生活中经历过了。”

的大河说成是一条躯体庞大的闪亮动物,或者是一位阅历丰富的说书人;四时的更迭、物候的变迁,强烈地反映在动物的身心变化上,那些超乎人类的动物对大自然的高度感应,所有既童趣四溢,又发人深省的叙述都使得《杨柳风》超越了动物童话的界限,成为大人和孩子共读的佳作。

生命、日光、流水、树林、尘土飞扬的路、冬天的暖炉,还有那些可爱的动物,对自然的关爱恐怕是儿童文学永恒的母题之一,而成为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和成人经典文学有一共通之处:它们都具有永恒的古典的特质。它不仰赖花哨的形式和浮夸的热闹和噱头,却潜在地传递着趣味的力量和美的陶冶,这是一种高尚的趣味,决不是哗众取宠,这也是一个含义宽泛的趣味,除了谐趣和诗趣之外,那些美的、感动的、深刻的等等都可纳入它的外延。

我很想把《杨柳风》介绍给少年儿童以及心里还有着少年精神活着的人看,在笑过和悲伤过之后,相信它带给你的是对自身和身外那个大世界的更深刻感悟。当你在童年看过它,长大后一定还会记得。

我读经典
读经典就是读作家。

推销员

刘伟馨



读碟